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四卷

○畿輔 【煤山梳妝臺】今京師厚載門，內逼紫禁城，俗所謂煤山者，本名萬歲山，其高數十仞，眾木森然，相傳其下皆聚石炭，以備閉城不虞之用者。余初未之信，後見宋景濂手跋一畫卷，載金臺十二景，而萬歲山居其一，云韃靼初興時，有山忽墳起，說者謂王氣所生，金人惡之，乃鑿其山，輦其石聚於苑中，盡夷故地。元滅金，都燕以為瑞徵，乃賜今名。陶宗儀《輟耕錄》亦云然，此其說確矣。又有梳妝臺，與此山相近，予幼時往游，尚有圯材數條，今盡朽腐，存臺基而已，相傳為耶律后蕭氏洗妝之所，似亦猶煤山之說耳。其旁又有兔兒山，較煤山甚卑，不知所始，當遼盛時，望氣者言上有天子氣，遣人跡之，其地乃一小山，甚奇秀，因鑿而輦致於此，鑿之夜，山鳥悲鳴，事見《遼史》中，疑即此山，因指以妝臺近地耶？宣宗御制《廣寒殿記》竟不及此山所自來，僅引宋艮岳為喻，蓋以艮岳足垂戒萬世也。遼金為厭勝之術，致竭中國民力，移山不恤，非遼金必不忍為，然皆無裨於運數，止資聖朝宮苑巨觀。始信廢興天定，徒費經營，亦猶隋煬帝疏汴渠只供宋朝漕運而已，況犬羊之相噬哉！高昌國之先，有玉倫的斤者，尚唐金蓮公主，唐使相地者至其國，云國有福山，其強盛以此，蓋壞山以弱其國。唐以婚姻求之，的斤遂與之，唐人焚以烈火，沃以醞醋，其石碎乃輦而去，鳥獸俱悲號。後七日的斤死，傳位者又數亡，乃遷於火州，然則遼金又祖唐故智耳。

【京師舊城】都城之北，有故土城，環抱東、西、北三面，與都城聯合，相傳元時京城在此，本朝移而稍南。按，今鼓樓正在城之北，頗壯麗，或云此即元之前朝門也，以土城驗之，理或然歟。又今彰儀門之西，近門有天寧寺者，本隋文帝所建，名弘業，有高塔以藏舍利，其塔至今完好，像設木石，堅致古樸，風鈴四徹，聽之心魂肅然。此塔在仁壽中放光，文帝命繪圖以進。今宦游京師者既不能知，問之寺僧亦懵不曉，並古碑碣無一存者，宜古蹟之日溼也。

【西輔城】今上壬辰，寧夏劉哮之亂未寧，而倭事又起，時張新建新從田間起，拜末相，上奏云：「自大寧撤防，東勝失守，關隘彌近，拱衛宜嚴，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，東南去天津衛海口不二百里，西南去紫荆關不三百里，俱迫近鞏轍，倘有風塵之警，即直犯都城，可為寒心。今宜於近京周圍數十里內卜水土之善利害處所，特建輔城四座，每城置兵萬人，內設營房，外設教場，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，以三大營為中軍，其四城各撥兵萬人，以五府知兵者統之，俱聽戎政大臣節制，蓋仿漢南北二軍、宋禁廂二軍、及我太祖蒲口大營之意，謹繪圖進覽。」上允之，下部已議於六里屯、八里屯建城矣，而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、御史樊玉衡等，稍稍尼之，上乃命倭倭事寧息舉行。其說遂中寢。至戊戌秋，張以東事為給事徐觀瀾所劾間住去，遂至今無議及之者。余謂三輔相倚，在西漢已為勝策，唐初太宗令武功、麟游諸縣各設府兵，即其遺意，中葉以神策軍領畿甸諸縣，亦踵此制，後以中官領之，始授太阿於魚、程輩耳，而奉天一縣，終以桑道茂之言，聚兵糧其中，得濟大中之難，至末造而同、華、龔、岐，各領節鎮，雖跋扈屢見，而禦侮亦有力焉。天下事本無全利全害，今宦官久不操兵柄，文臣為制帥以統諸大將，亦豈有藩鎮分裂之患，則立四輔以擬三輔，為非時千墩之用，其視調遣召募，勞逸百倍，未為無見，但張欲於數十里內建四城似乎太近，宜用其意而變通之。往時丘文莊建議立四輔，以宣府為北輔，永平為東輔，俾守松亭關一帶，及扼控遼左；以易州或真定為西輔，俾守紫荆一帶關隘；以臨清為南輔，俾護漕運。其說大抵與張新建同，而所議建輔之地，遠近大異。丘欲以臨清為一輔，則去京太遠，似當立於河間、天津之間，即極南亦當在德州故城為得之。至若邱議盡罷兩直隸、河南、山東班軍之人操者，其說最當，蓋班軍昔猶攜家以來，然已疲於道路，不任執戈。近日則領班都司，即於近京僱老弱飢民冒名充數，比事畢，出都俱鳥獸散去，又非丘在時比矣。

【西苑豢畜】余往年初應京兆試，暇日同戚畹郭小侯游西苑，見豢籠諸禽頗珍異，足為耳目玩，至若彪豹之屬，無慮數十，俱貯檻中，腥風逆鼻，爪目可畏，意甚憎之。又有所謂虎城，全如邊外墩堡式，前後鐵門局固，畜牝牡二於苑，中設一廳事，為其避雨雪處，昂首上視，如訴飢狀。好事者多投以雞犬，雞無知，初尚啄其目，虎一噓氣毛羽盡墮；狗初投下，即已悸而僵，任其糜啜而已。聞每一獸日給差別豕肉數十斤，似此不經之費真可省，十年來無心續舊游，聞上夢虎噬足，次日令人絕其食，計虎城中但存虎骨矣。

【南內】余曾游南內，在禁城外之巽隅，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，即景泰時錮英宗處，所稱小南城者是也。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，具體而微，旁有兩廡，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。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，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，非初制也。聞之老中官，不特室宇湫隘，侍衛寂寥，即膳羞從竇入，亦不時具，並紙筆不多給，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。錢后日以針繡出賣，或母家微有所進，以供玉食，故復辟後，待錢氏甚厚，至兩幸其第，或云今所傳誦三官經，為英廟無聊時所作。南內諸樹石，景帝俱移去建隆福寺，後英宗返正，將當時內官鎖項。修葺既成，壯麗大逾於舊，雜植四方所貢奇花果於中，每春暖花開，命中貴陪閣臣遊賞。當天順修理畢工時，尚書趙榮、侍郎副祥、陸祥各賞銀二十兩，紵絲二襲。榮以楷書生起，二侍郎一木匠，一石匠也，三堂俱異途，可笑。

【射所】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，亦名演象所，故大慈恩寺也，嘉靖間毀於火，後詔遂廢之，為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，象以非時來，偶一演之耳。會試放榜次日，新郎君並集於其中官廳內，請見兩大座主，榜首獻茶於前，亦可作南宮一佳話。竊謂慈恩寺名正與唐曲江名相合，何不即以雁塔師名事屬之？每三年輒許南宮諸彥批筆記姓名於中，亦聖朝盛事，而僅充芻牧決拾之場耶？射所東門即雙塔寺，寺隘甚，而有二磚浮屠最古，聞是唐憫忠寺故址。寺本唐文皇征高麗回京，渡遼將士殞身行間，作此寺追薦之。後金人俘宣和、靖康二帝至京，曾寓於此，至宋亡，文信被執而北，亦繫此中，惜無有表彰故跡者。近聞一大老云：憫忠寺在宣武門外，當考。

【書院】書院之設昉於宋之金山、徂徠及白鹿洞，本朝舊無額設明例，自武宗朝，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，而羅念庵、唐荆川諸公繼之，於是東南景附，書院頓盛，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。嘉靖末年，徐華亭以首揆為主盟，一時趨驚者人人自托吾道。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，以鳩集生徒，冀當路見知，其後間有他故，時駐節其中，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為中丞行臺矣。今上初政，江陵公痛恨講學，立意翦抑，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，遂遍行天下折毀，其威令之行，峻於世廟。江陵敗，而建白者力攻，亦以此為權相大罪之一，請盡行修復，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，其議不果行。近年理學再盛，爭以鼻比相高，書院聿興，不減往日。李見羅在鄖陽，遂折參將衙門改造，幾為武夫所殺，於是人稍有戒心矣。至於林下諸君子，相與切磋講明，各立塾舍名書院者，又不入此例也。當正德間，書院遍宇內，宸濠建陽春書院於南昌，以劉養正為講學盟主，招致四方游士，求李夢陽為之記；張璠尚為鄉貢士，亦立羅山院於其鄉，聚徒講學，其不自揆類此。

【會館】京師五方所聚，其鄉各有會館，為初至居停，相沿甚便，唯吾鄉無之。先人在史局時，首議興創，會假歸未成，予再入都，則巍然華構矣。然往往為同鄉貴游所據，薄宦及士人輩不得一庇宇下，大失初意。今思唐人藩鎮俱有進奏院，凡奏事將吏及部曲貿易都下者，俱得居之，即跋扈如淄青李師道、昭義劉從諫輩，俱得置邸如故事，蓋示王者無外，其法甚善，此又不止於桑梓萍聚如會館已者。今天下一家，省直撫按、蕃臬大吏其奏事承差舍人充都下，散處旅店，易作奸宄，何如亦仿唐制，令各處聽設一院，以待二司各府之人覲及承舍之奉差者，最便計也，況巡撫及總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師專司邸報，此亦進奏院遺意，引而伸之，不為創見駭聞也。

【周宣王石鼓】周宣王石鼓凡十人，久棄陳倉野中，僅存其八，唐時鄭餘慶始徙置鳳翔縣；至宋仁宗皇祐間，向傳師又得其二，於是石鼓始完。宋徽宗又徙之辟雍；靖康之亂，金人取歸燕，亦置之文廟。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朝門，左右並列，使後學得睹周世第一奇文，即天球拱璧不敵也。因思宋世崇文好學，得此無足怪，然而璞重難移，非他珍異可篋筥藏者。黏沒罕輩破城

時，日索金銀表段，何以亦及此大骨董？蓋天意使然。他日金宣宗遷汴後，蒙古攻城，一切頑石俱充炮用，即艮岳無片礫存者。十鼓雖微，安得自免，乃以在燕得留，至聖朝為文藝佳話，殆有神物呵護，不可誣也。古人如韓愈、蘇試、洪邁輩，俱有歌詠及考據，但是時文尚多缺字，至正德間，李東陽、楊慎尋繹補訂，始稱全文，燦然大備矣。

【京師園亭】都下園亭相望，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，大抵氣象軒豁，廓廟多而山林少，且無尋丈之水可以游泛，唯城西西北淨業寺側有前後兩湖，最宜開徑。今唯徐定公文壁一園，臨涯據澗，而以選勝，而堂宇苦無幽致，其大門棹楔，顏曰太師圃，則製作可知矣。以予所見可觀者，城外則李寧遠園最敞，主人老憊，不復修飾，聞今已他屬。張惠安園獨富芍藥，至數萬本，春杪貴游分日占賞，或至相競。又萬瞻明都尉園，前憑小水，芍藥亦繁，雖高臺崇榭，略有回廊曲室，自云出翁主指授。又米仲詔進士園，事模效江南，幾如桓溫之於劉琨，無所不似。其地名海淀，頗幽潔，旁有戚畹李武清新構亭館，大數百畝，穿池疊山，所費已鉅萬，尚屬經始耳。其餘豪貴家苑囿甚夥，並富估豪民，列在郊坰杜曲者，尚俟續游，蓋太平已久，但能點綴京華，即佳事也。

【房山縣石經】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，俗名小西天是也。隋大業間，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為板，刻藏經傳後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，其後法嗣繼其功，直至完顏時始成，貯洞者七，穴者二，封以石門，鎮以浮屠。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，衍即少師姚廣孝也，留詠而歸，歷代局閉如故。去年浙僧名自南者，忽來謀於余，欲發其藏，簡其未刻者，緒成全藏，予急止之曰：「不可。」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，何藉此久閉之石？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，故闢此為迷津寶筏。今輩下雕弊不似往年，宮掖貴貂，亦未聞有大檀施，若一啟則不可復鑰，必至散軼而後已。自南唯唯，亦未以為然，余再三力阻之，不知能從與否。

【京師名實相違】京師向有諺語云：「翰林院文章，武庫司刀槍，光祿寺茶湯，太醫院藥方。」蓋譏名實之不稱也，然正不止此。儒生之曳白，無如國子監；官馬之駑下，無如太僕寺；曆學之固陋，無如欽天監；音樂之謬誤，無如太常寺；帑藏之空乏，無如太倉庫；士卒之老弱，無如三大營；書法之劣俗與畫學之蕪穢，無如制誥兩房、文華、武英兩殿，真可浩歎。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，唯有拜客赴席為日課，然皆不得自由。一人衙門，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，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牽絲之手，提東則東，提西則西。間有苛察者，欲自為政，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，引久遠不行之例，使其耳目瞽亂，精彩凋疲，必至取上譴責而後已。若套宴宴會，但憑小唱云請麵即麵，請酒即酒，請湯即湯，弋陽戲數折之後，各拱揖別去，曾得飲趣否？拜客則皆出長班授意，除赴朝會謁貴要之外，遠近遲速，以及當求面、當到廳、當到門，導引指揮，唯其所適，即使置一偶人於輿馬間，不過如此。世間通弊，固非一人所能挽回，若前云諺語之屬，則開創之初必無此事。

【白石】本朝陵寢用石最多，及正德、嘉靖兩朝再建三殿兩宮，其取石更繁。倘鑿之他方，即傾國家物力亦不能辦，乃近京數十里名三山大石窩者，專產白石，瑩徹無瑕，俗謂之白御石。頃年三殿災後，曾見輦石入都供柱礎用者，俱高廣數丈，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。又如嘉靖初改營興獻王顯陵，正苦乏石，而襄陽之棗陽縣忽得白石如京師之大石窩，斧鑿相尋，用之不盡，不唯陵寢早竣，楚之民力亦賴以少蘇，真非偶然。

【畿南三大】今北方諺語云：「滄州獅子景州塔，真定府裏大菩薩。」為畿南三壯觀，余皆及睹，實燕趙間所僅見。大佛為唐釋子澄空所鑄，凡經三度，最後投身火中始成，然其像本三截，不知當時治鑄法云何，余過時迫暮，不及登閣，次日四更即發，至今以為恨。滄州鐵獅最大，向曾有逸盜叛伏其中，搜捕不獲，後知其故，遂鎗破其腹。滄在唐為橫海軍節度使治所，後又名義昌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以立威儀，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治，訛傳也。景州在唐為橫海軍巡屬，本在內地，自石晉割盧龍諸道後，遂為極邊，無復險隘可守，乃詭云建塔，實為規望之所。今塔比他方制狹而級高，全與邊塞烽臺相似，未登其半，幽燕一帶諸山俱在目下。宋恃此塔防契丹敗盟，先事保聚，今則無所用之矣。因思南京報恩寺逼近聚寶門外，其塔高入雲表，文星竭天下之力，十六年始成，當時為報太祖孝慈后罔極大恩，因以為名。然帝城勝概，一覽無遺，萬一風塵之警，城闔盡閉，寧能不寒心。昔人云：「兀兀登兩花臺，則城中飛走皆不能遁」，況此塔高於兩花臺二三倍耶？

【口外四絕】山西舊有四絕，俱在石晉所割山後雲中一道中，今呼為口外，蓋盡在居庸關之北也。曰宣府教場，其從十里，橫四十里，每督臣視師及巡關御史三年大閱，所調山西、宣、大三鎮將士至，俱不滿一角，蓋宇內無兩。曰蔚州城牆，相傳李克用所築，無論精堅，其瑩石光澤可以照面，赫連之統萬城不足道也。曰朔州營房，聞其牆簷外向，行人可以避雨，房為尉遲敬德所建，尉遲本劉武周故將，武周起此地，又尉遲為部陽人，朔故部陽縣也，理亦有之。曰大同婆娘，大同府為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封國，又納中山王徐達之女為妃，於太宗為僚婿，當時事力繁盛，又在極邊，與燕遼二國鼎峙，故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。今以漸衰落，在花籍者尚二千人，歌舞管弦晝夜不絕，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，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，宋所謂路岐、散樂者是也。此四絕，在宋世俱棄之契丹，真可痛惜。然蔚州又出佳煤，名水火炭，燒紅置香爐中，不煙不滓，其灰如雪，亦天下稱最。宣府出黃鼠最珍，其肥甘脆美，北味所無，今都下相饋遺皆鹽漬其瘠者以入，徒存其名耳。

【內市日期】內市在禁城之左，過光祿寺入內門，自御馬監以至西海子一帶皆是，每月初四、十四、廿四三日，俱設場貿易。聞之內使云：此三日例內中賤役輦糞穢出宮棄之，以至各門俱啟，因之陳列器物，借以博易。今諸小璫相習為推糞者，必參毆之至死不休，亦可哂矣。近因倭番事興，言官建白欲禁內市，蓋慮勾引奸細窺伺禁近，其說亦是。但內府二十四監，棋佈星羅，所設工匠、廚役、隸人、圍人以及諸棋僮奴親屬，不下數十萬人，朝夕出入，能保其無夾帶交構諸弊乎？又請內市不許貨買刀劍諸利器，尤為外謬，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，晝夜不絕，武庫方資以為用，市上刑缺殘物，何足為有無，以此釐奸，未為通論。

【廟市日期】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，每月亦三日，陳設甚夥，人生日用所需，精粗畢備，羈旅之客，但持阿堵入市，頃刻富有完美。以至書畫骨董，真偽錯陳，北人不能鑒別，往往為吳儂以賤值收之。其他剔紅填漆舊物，自內廷闈出者，尤為精好，往時所索甚微，今其價十倍矣。至於窯器，最貴成化，次則宣德，杯盞之屬，初不過數金，余見時尚不知珍重，頃來京師，則成窯酒杯，每對至博銀百金，予為吐舌不能下。宣銅香爐，所酬亦略如之。蓋皆吳中儂薄倡為雅談，戚里與大估輩，浮慕效尤，瀾倒至此。

【京城俗對】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，其最可破顏者，如臭水塘對香山寺，奶子房對勇士營，王姑庵對韋公寺，珍珠酒對琥珀糖，單牌樓對雙塔寺，象棋餅對骨牌糕，棋盤街對幡桿寺，金山寺對玉河橋，六科廊對四夷館，文官果對孩兒茶，打秋風對撞太歲，白靴校尉對紅盔將軍，誠意高香對堅心細燭，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，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，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，香水混堂對醞膠酒館，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酒糖，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胡同，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，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，秉筆司禮簽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。

【揀花掃雪】大內每於雪後，即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廷掃雪，輪番出入。或其年雪湧，有至三數度者，輒得宮婢所棄遺簪釵履及破壞淫巧之具，以示外人，每歲冬俱然，亦有游閒年少代充其役，以觀禁掖宮殿者。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，額設五百名，蓋當年供宗庫薦新，及玉食餽餽之用，今廢久矣。五百揀花，三千掃雪，豈非兩都確對。

【帳房】今北方所用帳房即穹穹廬也，其小如屠蘇團蕉者，則移屯下營，及士大夫居恒於郊坰射獵宴飲諸事，靡不需之。至其大者，可容千人。關陝及近口諸邊文武大臣按行塞上，每遇程頓之所，輒張設羅列，如隋煬帝離合木城，大將節樓、士卒次舍，靡不畢備，然多以布帛為之。唯虜中大酋方以毯禦寒，妻妾子女以及牛馬羊駝，俱寢食其中，如今宣府、大同邊口，某一路後馬，值其酋帳房是也。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，偶供賞花較獵之用，未有絕大者。唯正德九年九月，陝西守臣奉命置花帳房，凡一百六十二間，重門、堂廡、庖廄、廁囿、影壁、圍幕、氈氍之屬俱備，又有遊幸、出哨、聲息諸名號舍。先是以紙裁成式，頒示彼中，逾年始成，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臥此中，不復御齊宮，其他巡幸可知矣。又最華侈者，無知貂帳，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，亦上與尚妃在小貂帳房秘戲而熾。至其後則江陵當國，遼左帥臣各緝貂為帳，其中椅榻橙杌，俱飾以貂皮，初冬即進，歲歲皆然，其後習以為例。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矣。帳房為廣野所必需，江南則畫鷁文螭，敞若華堂，迅如奔馬，安所用之。

○外郡

【南宋陵寢】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，至元初已皆為妖髡楊璉真伽所發矣。至本朝正統間，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，奏孝宗、理宗殯宮在會稽，安定郡王墳在諸暨，福王夫婦墳在山陰，被豪民侵為田宅及樵牧其中。事下按臣潘臬，皆坐伯恭以誣，且謂福王降北，安得有墓在越？伯恭不平，又訴之，再命勘，始得真，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，上乃戍豪民於遼東邊衛。今諸陵皆無可考，且六陵同地，何以只及孝、理二宗？但元世唐珙與林德陽各收遺骨，歲月已自不合，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？又當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屍，止有木燈檠一枚。按欽宗柩在北，高宗不肯請歸，但遙上陵名曰永獻，金世宗曾對南使曰：「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，我當為汝瘞之。」因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。柩且不還，安所得燈檠也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，亦未必然。初梓宮來歸，有王之道者，請斫神輅之下者視之，然後奉安，時議不從，預制袞冕納之於槨，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，一辯真偽，則事體便難收拾矣。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，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，亦臆說耳。

【雪山】今域中所稱雪山，謂禪家蔥嶺，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處。近日游峨媚諸君，盛誇絕頂之勝，云日半夜即出，照雪山之巔，相去數里如對面，王恒叔士性有記，而胡元瑞又歎異之，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為證，而其實不然。按，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，雪四時不消。維州舊志云：「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。維州即今茂州，而松潘衛之雪欄關，即古鹽州廢縣，有寶頂山，其山西時積雪。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，矗立如雪，近白崖又有玉壘積雪，土人以玉壘呼之。可見峨媚左右為雪州者甚多，王叔恒諸公所見者是也。若西域之雪山，決非目力所及，此可以理斷者。張舜民《畫墁錄》云：「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，上天山，西望雪山，日晃如銀，其高出眾山上，居人曰：『此佛國雪山也，有獅子人嘗見之。』此非西方雪山，乃無憂城北山耳。」據此說，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，其誤不始於今日矣。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，亦有雪山，山頂冬夏積雪，望之皚然寒色，異於他處，鳥飛不下，與涼州相近。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，接吐蕃境，蓋即永昌之山而望見之。隋大業初，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。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，亦名雪山，山巔雪經夏不消，玉立萬仞，千里望之若咫尺，與蜀松州諸山相接，南詔異傳尋僭位，封為北嶽。元世祖又封北嶽神為大聖北嶽定國安邦景帝，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。

【鄭州】鄭州在雄縣之南，任丘之北，其地即公孫瓚所築易京，有東坡詩可考，周世宗取契丹三關以立霸、雄、鄭三州者。霸仍為州，雄降為縣，唯鄭則廢勿治。聞文皇帝撤其城，土基猶完好。竊謂此地為畿輔要害，而去州縣稍遠，響馬大夥多盤據其中，無守令彈壓，任丘各大家又為之窩主，幾不可詰問，宜仍立一縣為得之。城外有藥王廟，專祀扁鵲，不知始自何年，香火最盛。每年四月初，河淮以北，秦晉以東，宣、大、薊、遼諸邊各方商賈，輦運珍異，並布帛菽粟之屬，入城為市，京師自助戚、金吾中貴、大俠以及名娼、麗豎，車載馬馳，云賀藥王生日。幕布遍野，聲樂震天，每日蓋搭篷廠，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，貿易遊覽，閱兩旬方漸散。頃年上偶違豫，慈聖為禱於藥王祠，未幾聖躬復原，因大出內帑重加修葺，又增建神農、軒轅三皇之殿，以古今名醫配食，自是藥王之會，彌加輻輳。近聞亦微有權稅入於大內，則更宜移一裨將統勁兵一枝駐其地，以防意外之竊發矣。扁鵲故鄭人，邢子才變產此地。

【入滇三路】入滇路有三道，自四川馬湖府以至雲南府屬之嵩明州，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雲南武定府，是為北路；自廣西之田州府以至雲南之廣南府，由廣南之廣西府，是為南路；其自湖廣常德府入貴州鎮遠府以達雲南之曲靖府，是為中路，則今日通行之道也。蜀中、粵西兩路，久已荊榛，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，唯建昌為滇撫所轄，尚有商賈間走此捷徑者，亦千百之一耳。丁未會試後，雲南舉人楊提等上疏，請辟牂牁故道，由省城竟抵廣西田州，由富川以入三江口，便可從大江直抵南都，亦可以陸路竟達常德府，其路較今走貴州者，凡近三千餘里，且列其便有五。上下其疏於兵部，部中亦是其說，但云新路之辟，事關三省，倘新道開而故道不廢，每歲協濟，滇必有辭，若夫裁永昌之兵餉，酌錢糧之加派，又系邊務民情，未敢擅擬。上命彼中撫按會議而迄不行。蓋貴州本羅施鬼國，特以通滇一線，強名省會，水西安氏，力任郵傳，以故聲息時聞，不敢狂逞。若黔路一塞，則普安以東便成荒徼，安氏且據為橐中物矣。即使安氏世守臣節，而四川馬湖以西、建昌以南俱土司錯壤，廣西之田州亦土官也，其獷悍難制與水西等耳，故談滇事者謂不如仍由黔之便。時土酋阿克稱兵據武定府，焚劫會城，雲南大震，至戊申歲猶未平。工科給事王元翰建議，謂雲南去京萬里，往來僅黔中一線，滇境西有金沙江，可一葦直達四川之馬湖，西有西粵一路，由普安至田州，皆不過添設數驛，途平水穩，既可以通金陵，又可以出荆襄，亟宜疏辟，以廣入滇之道。由黔、由粵、由蜀，又水路由江，四途並進，則土司諸夷，自失其負固之勢，可不煩征剿。其疏留中。蓋元翰亦滇人，其說亦猶之楊提也，廟堂寢閣，迄今不行。

【貴定縣】貴州省治無府，三司俱治貴州宣慰使司。隆慶初，始立貴陽府，繼又立新貴縣，至萬曆己酉，復改土司設一縣，同新貴屬府，撫按為請名於朝。時福清相公當國，居常謂吾閩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，上三字俱同，普天無兩。至是黔疏適至，乃議命縣名曰貴定，得旨如所擬，遂與閩成確對。

【靈岩山】靈岩山有夫差館娃宮、響屨廊、浣花池、採香徑等勝，固吳中麗囑也，其石最佳者中硯材，次亦當碑碣諸用。年來山麓居民，與石戶為奸，據為己有，日夜椎鑿，嶮岬頽墮，非復舊觀。山下有黃伯傳名習遠者，以詩游公卿間，為申文定客，獨心哀之，欲禁止而無力。適馬仲良以戶部郎來司許墅關，登山慨歎，黃遂以禁采之說進，馬因出厚價，與居民贖此山為官物，立碑刻文，永不許斧鑿。居民石匠兩失重賞，不勝悲恨，乃進賂於吳令袁湘真名熙臣者。袁雖嗜賄，然為馬所脅持，未敢納，第心銜之而已。時又有吳人周中石名恭先者，妻中王文肅客也，曾為諸生，去為山人，稱詩流，寓襄陽，馬少時即與相識，頃暫歸里，詭謂石匠我能遏止使君，令若輩售石如初。」諸人大喜，合貲為壽，周乃大張聲樂，邀仲良於山中。正樂飲間，周忽談山事云：「公何苦愛此頑石，不為小民謀生計。」仲良已艱然色變，忽聞轟然一聲，震動山席，坐中大驚，問之則連斤轉石者，從山頂推下大峰，墮至山趾也。馬大怒，命捕之，悉已逃走，乃即周席上，以歌童偃蹇，撲之泄忿，不終宴而別。周慚甚，私進讒於袁令，謂馬使君知公以靈岩為外府，將不利公矣。周已篤老，數月忽病死，周之子謂事起黃伯傳，謀復此山，以致乃翁受鬱不起，訐之袁令。袁立捕黃笞之三十，囊三本於通衢，周之子又以不潔污其面，責其輸貨以免。時仲良瓜期已滿，方候代，亦無計脫之，而吳中士人與申文定皆不直其事，合詞祈哀於袁令，黃始得釋，而馬、袁遂成深仇。又逾年丁巳大計，則襄陽鄭太宰為政，亦識周中石，袁因得以蜚語中之。馬亦自用他事開罪於吏垣，遂外貶去。今年己未，袁亦用外察劾降矣。一山之廢興不足論，二官之貞貪不必問，即二吳儂之是非，亦不暇辨，獨宦游此地者，別無他隙，因出人爭構起見，兩敗俱傷，冠進賢者尚愛比輩如嗜痂然，何耶？馬仲良一去任，鑿石者彌山互谷，琢伐之聲晝夜不絕，今山腹已朽，千載名勝夷為坡坨，再一二十年吳中無靈岩矣。

○風俗

【六月六日】六月六日，本非令節，但內府皇史宬曬暴列聖實錄、列聖御制文集諸大函，則每歲故事也。至於時俗婦女，多於是日沐髮，謂沐之則不殖不垢，至於貓犬之屬，亦俾浴於河。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，一年唯此一度，因相交感，牝仰牡俯，一切如人，鬪於波良中，畢事，精液浮出，腥穢漲膩，居人他處遠汲，必旬日而始澄澈；又憎人見之，遇者必觸死乃已，間有點者預升茂樹濃陰之中，俯首密窺，始得其情狀如此。又象性最警，入朝遲誤，則以上命賜杖，必伏而受箠如數，起又謝恩。象平日所受祿秩，俱視武弁有等差，遇有罪貶降，即退立所貶之伍，不復敢居故班，排列定序，出入綴行，較人無少異，真物中之至靈者。穆宗初登極，天下恩賁陸見，朝儀久不講，諸士子欲瞻天表，必越次入大僚之位。上玉色不怡，朝退欲行譴，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。時謂明經威儀，曾群象之不若。象初至京，傳聞先於射所演習，故謂之演象所，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，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，凡大朝會，役象甚多，及駕輦馱寶皆用之，若常朝則止用六只耳。遇有疾病不能入朝，則倩下班暫代，象奴牽之彼房，傳語求替，則次早方出。又能以鼻作齋樂銅鼓諸聲，人觀者持錢畀象奴，如教獻技，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，而後昂鼻俯首，嗚嗚出聲。其在象房，間亦狂逸，至於撤屋倒樹，人畜遇之俱糜爛。當其將病，耳中先有油出，名曰山性，發則預以巨繚糜禁之。亦多畏寒而死者，管象房緹帥申報兵部，上疏得旨，始命再驗，發光祿寺，距其斃已旬餘，穢塞通衢，過者避道，且天庖何

嘗需此殘齷？京師彌文，大抵皆然。

【傅粉】婦人傅粉，固為恒事，然國色必不爾，古來唯宮掖尚之。北周天元帝禁人間傅粉，但令黃眉黑妝，已屬可笑，但北朝又笑南朝諸帝為傅粉郎君，蓋其時天子亦用此飾矣。予游都下，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，必用粉傅面及頸，以表粹穆，意其言或不妄。至男子如佞幸藉閹之屬所不論，若士人則唯漢之李固，胡粉飾面，魏何晏粉白不去手，最為妖異。近見一大僚，年已耳順，潔白如美婦人，密誦之，乃亦用李、何故事也。昔齊文宣帝刺彭城王元韶鬚鬢，加以粉黛，目為嬪御，蓋譏其雌儒耳，今劍珮丈夫以嬪御自居，亦怪矣。金自章宗後，諸主亦多傅粉，為臣下所竊諂，豈宋世帝王亦有此風，而完顏染之耶？若乃陳思王粉妝作舞，駭天下之觀，李天下粉墨塗塗，分伶官之席，此不過狡獪戲劇耳。

【小唱】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，嚴禁官妓，縉紳無以為娛，於是小唱盛行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。此輩狡獪解人意，每遇會客，酒鎗十百計，盡以付之，席散納完，無一遺漏，僮奴輩藉手以免訶責。然詞察時情，傳布秘語，至緝事衙門亦藉以為耳目，則起於近年，人始畏惡之。其豔而慧者，類為要津所據，斷袖分桃之際，賚以酒費仕牒，即充功曹，加納候選，突而弁矣，旋拜丞簿而辭所歡矣，以予目睹已不下數十輩。甲辰乙巳間，小唱吳秀者，最負時名，首揆沈四明青君名泰鴻者，以重賂納之邸第，嬖愛專房，非親狎不得接席。時同邑陳中允最稱入幕，後為御史宋燾所劾，云與八十金贖身之吳秀，傾跌於火樹銀花之下，仕紳笑之。大抵此輩俱浙之寧波人，與沈、陳二公投契更宜。近日又有臨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，兒童無聊賴，亦承乏充歌兒，然必偽稱浙人。一日遇一北童，問汝生何方，應聲曰浙之慈溪。又問汝為慈溪府慈溪州乎？又對曰慈溪州。再問汝曾渡錢塘江乎？曰必經之途。又問用何物以過來？則曰騎頭口過來。蓋習聞儕輩浙東語，而未曾親到，遂墮一時笑海。

【男色之靡】宇內男色，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；按院之身辭閹閣，閹黎之律禁奸通，塾師之客羈館舍，皆系托物比興，見景生情，理勢所不免。又罪囚久系狴犴，稍給朝夕者，必求一人作偶，亦有同類為之講好，送入臨房，與偕臥起，其有他淫者，致相毆訐，告提牢官，亦有分割曲直。嘗見西署御史談之甚詳，但不知外方獄中，亦有此風否。又西北戍卒，貧無夜合之資，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，其老而無匹者，往往以兩足凹代之，孤苦無聊，計隊出此，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，雖可笑，亦可憫矣。至於習尚成俗，如京中小唱，閩中契弟之外，則得志士人，致變童為廝役，鍾情年少，狎麗豎若友昆，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。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，競以此道博游嬉愛寵，女伴中相誇相謔，以為佳事，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。佛經中名男色為栴羅舍。

【火把節】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為火把節，是日人家縛茭蘆高七八尺，置門外焚之，至夜火光燭天，又用牲肉細縷如膾，和以鹽醢生食之。問其原，則是日為洪武間遣待制王忠文禱說元梁王納款不從，為其所醢，以此立節，亦晉人禁寒食、楚人投角黍之意也。但考忠文被害，為十二月廿四日，何以改為六月？即介推亦以五月五亡，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，今移之清明，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。

錢爾載按：袁懋功《滇記》云：南詔皮邏雖滅五詔，得其土地，而遺裔尚存，乃於國中設一樓，極其華麗，樓上陳設錦繡，戶牖板楯悉用松明，（松木心有脂者，易發而難息。）每宴宦下，登樓飲酒盡歡，至是年六月（滇載記作仲夏。）二十五日，值祭先之期，令人招五詔助奠，至期祭畢舉宴，延眾登樓歡飲。須臾，皮邏閣伴醉下樓，擊鼓發火焚樓，各詔酋領盡死，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。今滇中於是夕衢巷皆舉火，名曰星回節，（俗言火把節，野史作火節。又《南詔通記》：漢時有酋長曼阿奴為漢將郭世忠所殺，其妻阿南，漢將欲妻之，贈以衣飾，阿南恐逼己，給之曰：「能從我三事則可，一作幕次祭故夫；二焚故夫時衣，易新君衣；三令國人遍知禮嫁。」明日如其言，聚國人張松幕，置火其下，阿南袖刀出，今火熾盛，乃焚夫衣，告曰：「妾忍以身事仇？」引刀自斷，身撲火中。國人哀之，以是日然炬聚會以弔節婦，亦名星回節，蓋臘月二十四日也。）《滇記》二十三卷為雲南巡撫袁香河懋功所著，時康熙六年丁未至三十年甲戌，云貴總督丁廣寧泰若思孔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，余在其幕中，是夕無所聞，後見人言諸武侯抵滇已昏暮，百姓喜，因執火把迎之，因沿以為節，惜未記詢其何日也。與沈、袁所記又不同，附此以備考訂，後學錢枋記。

【種羊】古語云：「北人不信南中有萬石舳舻，南人不信北地有萬人穹廬，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絲成繭，縲以作帛，此語固也。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，每以語人，亦多不信。其俗種法，將羊剝皮取肉，獨不碎其骸與五臟，埋之土中，次年春雨後，種處生泡累累，乃延僧持咒吹螺伐鼓，地中聞聲，即跳出小羊無算。但其臍帶尚聯死羊腹中，僧又以法唎誦割之。羊各迸走，待其大而食之，次年如前法又種，源源不絕。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，中國人入彼土者，亦多見其事，但未經目，則疑之耳。又如吳中之種蟹，以莧菜和蟹刺成小餃，與牝豕食之，久之，豕產小蟹以百計，畜之池塘，最肥而不甚大，今所謂馬蹄蟹是也。又如鄞人之種蚶，取蚶椎碎，置竹杪，其脂血滴入斥鹵中，一點成一蚶，其種地多蚶田，值最貴，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。《唐書·西域傳》：鹽分國羊生土中，臍屬地，俗介馬而馳，擊喜以驚之，羊臍絕，即食水草，與所記略同，但不云種耳。元人白珣詩亦云：漠北種羊角，產羊。其大如兔，食之肥美。

【同川浴】古云粵中多蛾，因男女同川而浴，乃淫氣所生。同川事余未之信，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，沈云：「余令番禺時，初不知有此風，蓋令居廉署不及見耳。及謫成神電衛閑居，每飯後群奴皆出，必暮而返，日日皆然，則痛答之，曰：『爾輩亦效權奸欲棄擲我耶！』然不悛如故。一日午飯罷，微伺之，則僕相率出城，因尾之同行，至郭外近河濱，見老少男婦，俱解衣入水，拍浮甚樂，彌望不絕，觀者如堵，略不羞澀，始知此輩享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。」余因問曰：「自此後，公將何法以處之？」沈曰：「從此以往，豈不以加蓋楚而已，每遇飯飽，則我先群奴出門矣。」因抵掌大笑。此風不知今日尚然否。

【丐戶】今浙東有丐戶者，俗名大貧，其人非丐，亦非必貧也，或云本名憤民，訛為此稱。其人在里巷間，任猥下雜役，主辦吉凶及牙儈之屬，其妻人家為櫛工及婚姻事執保誼諸職，如吳中所謂伴娼者，或迫而挑之，不敢拒亦不敢較也。男不許讀書，女不許纏足，自相配偶，不與良民通婚姻，即積錢臣萬，禁不得納貨為官吏。近日一甄姓者，紹興人也，善醫痘疹，居京師，余幼時亦曾服其藥，後起家殷厚，納通州吏，再納京衛經歷，將授職矣，忽為同鄉據吏所訐，謂其先本大貧，安得登仕版。甄刻揭力辨其非，云大貧者，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，得罪遠徙，流傳至今，世充賤隸，甄氏初非其部曲也。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，迄不敢就選，而行醫則如故。予謂此等名色，從不見書冊，且楊延昭為太原人，其父業與遼戰沒，則其麾下皆忠義也，何以剪為臣虜，何以自晉陽徙浙東？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？是皆不可曉。

○技藝

【鬥物】聞牛鬥最為奇觀，然未之見，想虎鬥必更奇，但無大膽人能看耳。最微為蟋蟀鬥，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為纖細詳核，其嗜欲情態與人無異，當蒙古破樊襄時，賈尚與群妾據地鬥蟋蟀，置邊遞不問也。我朝宣宗最爛此戲，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，一時語云：「促織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。」此語至今猶傳。蘇州衛中武弁間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，得世職者。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，其價不減宣和盆也。近日吳越浪子，有酷好此戲，每賭勝負，輒數百金，至有破家者，亦賈之流毒也。鬥雞為唐玄宗所好，然黃金介距在春秋已有之。至若鬥鵝則見晉桓靈寶傳，及唐僖宗好鬥鵝，一鵝至直錢五十萬，鬥鴨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，又見唐人詩中，此二戲不傳久矣。袁中郎云曾見鬥蟻，閩人多夸鬥魚，余俱未得見。

【李近樓琵琶】京師絕藝所萃，唯琵琶以李近樓為第一，故籍錦衣當襲百戶，幼以瞽廢，遂專心四弦，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，被為之穴。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，以一音兼數音，前輩紀之者甚多。先人在都時，曾於席間得聞，則作八尼僧修佛事，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畢舉，酷似其聲，老稚高下各各曲盡，又不雜一男音，歸邸為兒輩道之，恨余幼不及從。比予再入都，則李死已久，其藝不復傳。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，邀往宴集，詫謂余有神技可閱。既酒闌出之，亦一瞽者，以一小屏圍於座隅，並琵琶不擊，但孤坐其中，初作徽人販董邸中，為邸主京師人所賺，因相毆投鋪，鋪中從隸與索錢，邸主婦私與從隸通奸，或南或北，或男或婦，其聲嘈雜，而井井不亂，心已大異之。忽解解兵馬，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，兵馬為閩人，御史為江右人，掌案書辦

為浙江人，反覆詰辨，種種酷尚，廷下喧哄如市，詬詈百出。忽究出鋪中奸情，遂拖夾拶諸刑，紛紜爭辨，各操其鄉音，逾時畢事而散。余駭怪以為得未曾有，又出李近樓之上。比逾時再往尋覓，則亦不可得矣。

【宋時諱語】北宋全盛時，士大夫耽於水厄，或溺於手談，因廢職業，被白簡去位去不絕。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，楸枰曰木野狐。又有以燒煉破家者，則以丹灶為火花娘。京師無賴誘藏婦女於大溝渠之中，自稱為鬼樊樓。其名甚夥。本朝熟茶經者甚少，至近年芥茶盛行，其價愈絕，幾與蔡君謨小龍團相埒。余所見馮開之祭酒、周本音處士，皆精此藝，而長興之洞山茶，遂遍宇內。今上初年，有方子振者，以弈冠海內，因而致富，入貲為上舍，得廣東憲幕而出。又有林符卿者，以少年繼之，名與方並馳，諸貴人禮為上客，家亦起矣。唯黃白一事，智者多笑之，而高明士大夫反篤信不怠。如董思白太史、陳眉公聘君，皆酷好之，此亦何異陳瑩中之談星命，蘇子瞻之求長生乎？今都下溝洫亦廣，往往為椎埋剽竊者所窟穴，或化為樊樓，理亦有之。

【戲物】古來唯弄獼猴為最巧，猶以與人類近也，至鳥銜字、雀銜錢、犬踏橈、羊鳴鼓、龜造塔，已為可怪，若宋時熊翻筋斗，驢舞柘枝而極矣。今又有畜蛤蟆念佛者，立一巨者於前，人念佛一聲，則亦閣閣一聲，如擊木魚，以次傳下殆遍，人又起佛號如前，蛤蟆又應聲凡數十度，臨起又令叩頭而散，此亦人所時見者。又聞之大父云：有鬻技者藏二色蟻於行筒中，傾出鳴鼓，則趨出各成行列，再鼓之，則群鬥交戰良久；鳴金一聲，各退歸本陣，魚貫收之，此更古來所未有矣。近又有教鼠為戲者，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，故異物蠕動皆然。又昔有能解牛語、馬語、鳥語者矣，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，以帳下蛇鳴，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，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，往取之果得金以為帶，所謂龍錫金是也。蛇未聞能語，若解蛇語則更怪矣，此亙古未聞。

【縉紳餘技】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，以其聰明寄之剩技。余髫年見吳大參國倫善擊鼓，真淵淵有金石聲，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，如太倉張工部新、吳江沈吏部璟、無錫吳進士澄，時俱工度曲，每廣坐命技，即老優名娼俱皇遽失措，真不減江東公瑾。比習尚所成，亦猶秦晉諸公多嫻騎射耳。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昺、張總帥懋忠諸君蹴鞠，俱精絕，此蓋蹋擲通於擊刺，正徵侯本色，不足異也。